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二回 晁大舍傷狐致病 楊郎中鹵莽行醫

血氣方剛莫待強，精神惟恐暗消亡。再兼殘忍傷生類，總有盧醫少醫方。

卻說晁大舍從晚間送客回來，面上覺得被人重重打了一個巴掌一般，通身打了一個冷噤，頭髮根根直豎，覺得身子甚不爽快。勉強支持了一會，將那分的幾只兔免並那個射殺的死狐交付家人收了，隨即進到珍哥房內，沒情沒緒，垂了頭坐在椅上。

那珍哥狂蕩了一日回來，正要數東瓜、道茄子，講說打圍的故事，那大舍沒投仰仗的，不大做聲，珍哥也就沒趣了許多，問道：「你回來路上歡歡喜喜的，你如何便惱巴巴起來？你一定又與禹明吾頑惱了。」晁大舍也不答應，只搖了搖頭。珍哥又道：「你實是為何？你的臉都焦黃土褐色的，多因路上冒了風寒。我叫人做些酸辣湯，你吃他兩碗，熱坑上發身汗出，情管就好了。」晁大舍說道：「你叫丫頭暖壺熱酒來，我吃兩大鐘，看他怎的。」

丫頭拿了四碟下酒的小菜，暖了一大壺極熱的酒，兩隻銀鑲雕漆勸杯，兩雙牙箸，擺在臥房桌上。晁大舍與珍哥沒一些興頭，淡淡的吃了幾大杯，也就罷了。一面叫丫頭掃了炕，鋪了被褥，晁大舍與珍哥也都上炕睡了。睡去夢中常常驚醒，口中不住呻吟。睡到二更，身上火熱起來，說口苦、叫頭疼，又不住的說謊語。珍哥慌了手腳，叫丫頭點起燈，生了火，叫起養娘，都來看侍。一面差人敲計氏的門，請計氏來看望。

那計氏兩三日聽得有人說道，與珍哥做戎衣，買■呈帶，要同去莊上打圍，又與一伙狐群狗黨的朋友同去。計氏聞得這話，口中勉強說道：「打圍極好。如今年成作亂，有了楊家女將出世，還怕甚麼流賊也先！」心內說道：「這些婆娘，聽不得風就是雨！一個老婆家，雖是娼妓出身，既從了良，怎麼穿了戎衣，跟了一伙漢子打圍？這是故意假說要我生氣。我倒沒有這許多閒氣生來！若是當真同去打圍，除了我不養漢罷了，那怕那老八戴『銷金帽』、『綠頭巾』不成！」把那聽見的話也只當耳邊風，丟過一邊去了。

及至十五日侵早，計氏方才起來，正在牀上纏腳，只聽得滿家熱熱鬧鬧的喧嘩，又聽得那營中借來的二十四名鼓手動起樂來，又聽得放了三聲銃。計氏問道：「外面是做甚的？如此放炮吹打？」養娘說道：「你前日人說不信，這卻是小珍哥同大爺打圍去了。」計氏呆了半晌，說：「天下怎有這等奇事！如今去了不曾？」養娘說道：「如今也將待起身。」計氏說道：「待我自己出去看看，果是怎樣個行景。」

計氏取了一個帕子裹了頭，穿了一雙羔皮裡的段靴，加上了一件半臂，單叉褲子，走向前來，恰好珍哥晁大舍都已上馬行了。計氏出到大門上，閉了一扇門，將身掩在門後，將上半截探出去看望，甚是齊整。計氏又是氣，又是惱。

那些對門兩捨的婦女也都出來看晁大舍與珍哥起身，也有羨慕的，也有數說的，也有笑話的。看見計氏在門首，大家都向前來與計氏相見。計氏說道：「我還不曾梳洗，大家都不拜罷。」計氏讓他們到家吃茶。眾婦人都辭住不肯進去，站定敘了句把街坊套話。有一個尤大娘說道：「晁大爺，你如何不同去走走，卻閒在家中悶坐？」計氏說道：「我家臉醜腳大，稱不起合一伙漢子打圍，躲在家中，安我過苦日子的分罷！」有一個高四嫂說道：「晁大爺倒也不是臉醜腳大，只有些體沉骨重，只怕馬馱不動你。」又說道：「大官人也沒正經。你要尊敬他，抬舉他，只在家中尊他抬他罷了，這是甚麼模樣！他倒罷了，脫不了往時每日妝扮了昭君，妝扮了孟日紅，騎著馬，夾在眾戲子內與人家送殯；只是大官人僧不僧、俗不俗，不成道理。莫說叫鄉里議論，就是叫裡晁爺知道，也不喜歡。」

計氏說道：「鄉里笑話，這是免不得的。俺公公知道，倒是極喜歡的，說他兒子會頑，會解悶，又會丟錢，不是傻瓜了。俺那舊宅子緊鄰著娘娘廟，俺婆婆合我算記，說要揀一個沒人上廟的日子，咱到廟裡磕個頭，也是咱合娘娘做一場鄰捨家。他聽見了，瓜兒多，子兒少，又道是怎麼合人擦肩膀，怎麼合人溜眼睛，又是怎麼著被人摳屁眼，怎麼被人剝鞋。廟倒沒去得成，倒把俺婆婆氣了個掙。不是我氣的極了，打了兩個嘴巴，他還不知怎麼頂撞俺娘哩！」

高四嫂說道：「大官人這等頂撞晁奶奶，晁爺就不嗔麼？」計氏說道：「晁爺還環著嘴笑哩！還說：『該！該！我說休去。只當叫人說出這話來才罷了！』這就俺公公管教兒的話了。」高四嫂說道：「晁奶奶可也好性兒，不敢欺；俺小人家依不的！這若是俺那兒這們敗壞我，我情知合他活不成！」計氏說：「俺娘沒的敢合他強一句麼？極的慌，擠著眼，往別處掉兩眼淚就是了。只是我看拉不上，倒罵兩句打兩下子，倒是有的。」

高四嫂說道：「你這們會管教，嗔道管教的大官人做了個咬齧郎！」眾人問說：「大官人怎麼是個咬齧郎？」一個老鄢說道：「哎哟！你們不醒的。咬齧郎打圍，井邊遇著他娘是李三娘。如今大官人同著小娘子打圍，不中咬齧麼？」眾人說著：「俺那裡曉得。怪道人說鄢瘦子知今道古！」

計氏說道：「你還說叫我管教他！我還是常時的我，他還是常時的他哩麼？投到娶這私窠子以前，已是與了我兩三遭下馬威，我已是遞了降書降表了。我還敢管他哩！」高四嫂道：「晁大爺，你是伶俐人，我說你聽，你倒休要賭氣。要拿出綱紀來，信著他胡行亂做，就不成個人家。拋撇了家業或是淘碌壞了大官人，他撇撇屁股去了，窮日子是你過，寡是你守。可是說螞蚱秀才的話，『飛不了你，跳不了你』。俺家裡那個常時過好日子時節，有衣裳盡著教他幫括，我一嗔也不嗔。他待和他睡覺，憑他一夜兩夜，就是十來宿，我也知道甚麼是爭鋒吃醋。要是丟風撒腳，妄作妄為，忘八淫婦，我可也都不饒。」

計氏說道：「他如今紅了眼，已是反了，他可不依你管哩！」老鄢說道：「真是一個同不的一個。他高大爺先鬼頭蛤蟆眼，你先虎背雄腰的個婆娘，他要做文王，你就施禮樂；他要做桀紂，你就動干戈！他高大爺先不敢在你手裡展爪，就是你那七大八，象個豆姑娘兒是的，你降他象鐘馗降小鬼的一般。你又自家處的正大，恩威並濟，他高大爺再又正經，怎麼不好？今大官人象個兇神一般，小娘子登過壇、唱過戲的人，可是說的好？妝出孟日紅來，連強盜也征伏了人！這晁大爺小身薄力，到得他兩個那裡？」高四嫂笑道：「狗！天鵝倒大，海青倒小，拿得住住的！」一邊說，一邊大家拜了拜，走散。

計氏回到房中，尋思起來，不由人不生氣，號天搭地哭了一場，頭也不梳，飯也不吃，燒了燒炕睡了。到了這半夜，一片聲敲得門響。若是往時，計氏有甚害怕？又是個女人，除了降漢子，別又沒有甚麼虧心，一發不用驚恐。如今被晁大舍降了兩頓，那婦人的陰性就如內官子一般，降怕他一遭，他便只是膽怯，再也不敢逞強。計氏想道：「有甚緣故？如何把門敲得這等緊急？這一定有多嘴獻淺的人對那強人說我在大門前看他起身，與街坊婦人說話。這是來尋釁了！我就是到門前與街坊家說幾句話，也還強似跟了許多孤老打圍丟醜！」把牀頭上那把解手刀拔出鞘來，袖在袖內，「看他來意如何，若又似前彩打，我便趁勢照他腦前戳他兩刀，然後自己抹了頭，對了他的命！」算記停當，挺著身，壯著膽，叫起丫頭養娘，開了門，問是怎麼的

只見一個家人媳婦慌慌張張的說道：「大爺不知怎的，身上大不自在，不省人事，只是謊語，快請大奶奶前去看守！」計氏說道：「他已是與我不相干了。如何打圍沒我去處，病了卻來尋我？日裡即如兇神一般，合老婆騎在馬上，雄赳赳的，如何就病的這等快？這是忘八淫婦不知定下了甚麼計策，哄我前去，要算計害我。你說道：他也不認我是他老婆，我也沒有了漢子！真病也罷，假病也罷，我半夜三更，不往前去！若是要處置我，脫不了還有明日！要殺要砍，任你們白日裡擺佈！若是真病，好了是不消說起；死了時節，他自有他任裡爹娘來與淫婦討命，我也是不管他的！」

那個來請計氏的家人媳婦將計氏的話一五一十學與珍哥。珍哥說道：「王皮好了，大家造化！死了，割了頭碗大的疤！有我這們個婆娘，沒帳！」雖是口裡是這等強，心裡也未免幾分害怕。晁大舍又愈覺昏沉。珍哥等不得天亮，差了一個家人晁住，去請宣阜街住的楊太醫來診視。

那厚友中，禹明吾在晁家對門住，是個屯院的書辦，家裡也起了數萬家事，與晁大舍近鄰，所以更覺的相厚。見晁住請了楊太醫先自回來，禹明吾問道：「你趁早那裡回來？這等忙劫劫的。」晁住說：「我家大爺自從昨晚送了眾位進門，似覺被人臉上打了一個巴掌的，身上寒噤。到了半夜，發熱起來。如今不省人事，只發譫語。小人適才往宣阜街請楊太醫診視，他還在家梳洗，小人先來回話。」禹明吾說道：「你家大爺昨日甚是精爽，怎麼就會這等病？」即約了附近同去打圍的朋友，一個尹平陽，一個虞鳳起，一個趙洛陵，四個同到了晁家廳上坐定。楊太醫卻好也就進門。大家敘了揖，說起昨日怎樣同去打圍，怎樣回來，怎樣走散。還說晁大舍怎樣自己射殺了一妖狐。楊太醫都一一聽在肚裡。

這個楊太醫平日原是個有名莽郎中，牙疼下「四物湯」，肚冷下「三黃散」的主顧；行止又甚不端方，心性更偏是執拗；往人家走動，慣要說人家閨門是非，所以人都遠他。偏有晁大舍與他心意相投，請他看病。他心裡想道：「晁大舍新娶了小珍哥，這個浪婆娘，我是領過他大教的。我向日還服了蛤蚧丸，搽了龜頭散，還戰他不過。幸得出了一旅奇兵，剛剛打了個平帳。晁大舍雖然少壯，怎禁他晝夜挑戰，迭出不休！想被他弄得虛損極了。昨又打了一日獵，未免勞苦了，夜間一定又要雲雨，豈得不一敗塗地！幸得也還在少年之際，得四帖十全大補湯，包他走起。」又想道：「我聞得他與小珍哥另在一院居住，不與他大娘子同居，進入內房看脈，必定珍哥出來相見。」又想道：「禹明吾這伙人在此，若同進他房去，只怕珍哥不出來了。」又想道：「這伙人也是他的厚朋友，昨日也曾在一處打圍，想也是不相迴避的。只是人多了，情便不專。」於是楊太醫心內絕不尋源問病，碌碌動只想如此歪念頭，正似吊桶般一上一下的思量。

晁住出來說道：「請楊相公進去。」禹明吾等說道：「我也要同進去看看。」晁住說：「房內無人，請眾位一同進去無妨。」轉過廳堂，才是迴廊，走過迴廊，方到房前。只見：

綠欄雕砌，猩紅錦幔懸門；金漆文几，鸚綠繡茵藉座。北牆下著木退光牀，翠被層鋪錦繡；南窗間磨磚回洞炕，絨條疊代蜚密。臥榻中，睡著一個病夫，塌跂著兩隻眼，咕咕咕咕牀橫邊，立著三個丫頭，歪拉著六隻腳，唧唧噥噥。銅火盆獸炭通紅；金博爐篆煙碧綠。說不盡許多不在行的擺設，想不了無數未合款的鋪陳。

晁住前面引路，楊太醫隨後跟行，又有禹明吾、尹平陽、虞鳳起、趙洛陵一同進去。晁住掀起軟簾，入到晁大舍榻前，還是禹明吾開口說道：「咱昨日在圍場上，你一跳八丈的，如何就這們不好的快？想是脫衣裳凍著了。」晁大舍也便不能作聲，只點點頭兒。楊太醫說道：「這不是外感，臉上一團虛火，這是腎水枯竭的病症。」

五個人都在牀前坐定了。楊太醫將椅子向牀前撥了一撥，看著旁邊侍候的一個盤頭丫頭，說道：「你尋本書來，待我看一脈。」若說要元寶，哥哥箱子內或者倒有幾個，如今說本書，墊著看脈，房中那得有來？那丫頭東看西看，只見晁大舍枕頭旁一本寸把厚的冊葉，取將過來，簽上寫道「春宵秘戲圖」。楊太醫說道：「這冊葉硬，攔的手慌。你另尋本軟殼的書來。若是大本《繙紳》更好。」

那丫頭又看了一遍，又從枕頭邊取過一本書來，簽上寫是「如意君傳」，幸得楊太醫也不曾掀開看，也不曉得甚麼是「如意君」，添在那冊葉上邊，從被中將晁大舍左手取出，攔在書上。楊太醫也學歪了頭，閉了眼妝那看脈的模樣。一來心裡先有成算，二來只尋思說道：「這等齊整，那珍哥落得受用，不知也還想我老楊不想？」亂將兩隻手，也不按寸關尺的穴竅，胡亂按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說不是外感，純是內傷。」

禹明吾問道：「這病也還不甚重麼？」楊太醫說道：「這有甚麼正經。遇著庸醫錯看了脈，拿著當外感，一帖發表的藥下去，這汗還止的不住哩，不由的十生九死了！如今咱下對症的藥，破著四五帖十全大補湯，再加上人參天麻兩樣擋戩的藥，包他到年下還起來合咱頑耍。」說畢，大家也就出去，各自散了。

晁住拿著五錢銀，跟了楊太醫去取藥。一路走著，對晁住說道：「您大爺這病，成了八九分病了！你見他這們個胖壯身子哩，裡頭是空的！通象一堵無根的高牆，使根槓子頂著哩！我聽說如今通不往後去，只合小珍哥在前面居住，這就是他兩個的住宅麼？」晁住也一問一對的回話。

取了藥回到家中，將藥親交與珍哥收了，說道：「藥袋上寫的明日，如今就吃。吃了且看投不投，再好加減。」珍哥說道：「他還說什麼來？他沒說你爺的病是怎麼樣著？」晁住說道：「他說俺大爺看著壯實，裡頭是空空的，通象那牆搜了根的一般。『你合你姨說，差不多罷，休要淘碌壞了他！』珍哥微笑了一笑，罵道：「放他家那撇尾巴騾子臭屁！沒的那砍頭的臭聲！我淘碌他甚麼來？」一面洗藥銚，切生薑，尋紅棗，每帖又加上人參一錢二分。將藥煎中，打發晁大舍吃將下去。

誰想歪打正著，又是楊太醫運好的時節，吃了藥就安穩睡了一覺。臨晚，又將藥滓煎服，夜間微微的出了些汗，也就不甚譫語了。睡到半夜，熱也退了四分。次早也便省的人事了。

珍哥將他怎樣昏迷，怎樣去請計氏不來，楊太醫怎樣診脈，禹明吾四人怎樣同來看望，一一都對晁大舍說了；又把眼擠了兩擠，掉下兩點淚來，說道：「天爺可憐見，叫你好罷！你要有些差池，我只好跑到你頭裡罷了！跑的遲些，你那『秋胡戲』待善擺佈我哩！」晁大舍拖著聲兒說道：「你可也沒志氣！他恨不的叫我死，見了他的眼，你沒要緊可去請他！你要不信，你去看看，他如今正敲著那歪拉骨鞋幫子念佛哩！」珍哥說道：「你且慢說嘴，問問你的心來。夫妻到底是夫妻，我到底是二門上門神。」晁大舍說道：「你說的是我大雞巴！我只認的小珍哥兒，不認的小計大姐！你且起去，還叫人去請了楊古月來看看，好再吃藥。」仍叫晁住進到窗下，珍哥吩咐道：「你還去請了楊古月再來看看你爺，好加減下藥。你說吃了藥，黑夜安穩睡了一覺，熱也退了許多；如今也省的醫家，不胡說了。你騎個頭口去，快些回來！」

晁住到了楊太醫家，一五一十將珍哥吩咐的話說了一遍。楊太醫眉花眼笑的說道：「治病只怕看脈不准，要是看的脈真，何消第二帖藥？只是你大爺虛的極了，多服幾劑，保養保養。要是時來暫去的病，這也就不消再看了。昨日要是第二個人看見你家這們大門戶，饒使你家一大些銀子，還耽閣了『忠則盡』哩！你那珍姨，我治好他這們一個漢了，該怎樣謝我才是？」晁住說道：「我昨日對俺珍姨說來，說：楊爺叫和你說，差不多罷，少要淘碌壞了俺爺哩！」楊古月問道：「你珍姨怎樣回你？」晁住說：「俺珍姨沒說甚麼。只說『沒的放他那撇尾巴騾子屁！砍頭的那臭聲！』」大家笑說了一回。楊古月備了自己的馬，同晁住來到門前，到廳上坐下。往裡傳了，方才請進。晁大舍望著楊古月說道：「夜來有勞，我通不大省人事了。吃了藥，如今病去三四分了，我的心裡也漸明白了。」楊古月裂著嘴，笑的那一雙奸詐眼沒縫的說道：「有咱這們相厚的手段，還怕甚麼！」一邊要書看脈。那丫頭仍往晁大舍枕旁取那冊葉合《如意君傳》。晁大舍看見，劈手奪下，說道：「你往東間裡另取本書來！」丫頭另取了一本《萬事不求人》書。墊著看了脈，說道：「這病比昨日減動六七分了。今日再一帖下去，情管都好了。」

辭了晁大舍，晁住引著，由東裡間窗下經過，珍哥將窗紙挖了一孔，往外張著，看著楊古月走到跟前，不重不輕的提著楊古月的小名，說道：「小楞登子！我叫你多嘴！」楊古月忍著笑，低著頭，咳嗽了一聲，出去了。晁住另撥了一個小廝小宦童跟了楊太醫家去取藥回來，照依藥袋上寫明煎服，果然就又好許多。禹明吾這伙厚友也時常來看望，不住的送密羅柑的、酥梨的、薰橘的、荸薺烏菱的、蜜浸的、也絡繹不絕。

晁大舍將息調理，也整待了一個月，至十二月十五日起來梳洗，身上也還虛飄飄的。想是雖然扶病，也還與珍哥斷不了枕上姻緣，所以未得復原。天地上磕了頭，還了三牲願心；又走到後邊計氏門邊說道：「姓計的，我害不好，多謝你去看我！我今日怎的也起來了？我如今特來謝你哩！」計氏說道：「你沒得扯淡！你認得我是誰？我去看你！你往看你的去處謝！你謝我則甚？」隔著門說了兩句話，仍回前面來了。沒到日頭西，也就上牀睡了。

次十六日起來，將那打來的野雞兔子取出來簡點了一番。雖是隔了一月，是數九天氣，一些也不曾壞動，要添備著年下送禮。又將那只死狐番來覆去看了一會，真是毛深溫厚，顏色也將盡數變白了。交付家人剝了，將皮送去皮園硝熟，算計要做馬上座褥。

因年節近了，在家打點澆蠟燭、炸果子、殺豬、央人寫對聯、買門神紙馬、請香、送年禮、看著人搾酒、打掃家廟、樹天燈桿、彩畫桃符、謝楊古月，也就沒得工夫出門。算計一發等到元旦出去拜節，就兼了謝客。正是日短夜長的時候，不覺的到了除夕，忙亂到三更天氣，正是：桃符初換舊，爆竹又更新。